

田汉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母亲的话
母亲的话

浪漫与忧郁

白梅之园的内外 春之悲哀
从悲哀的国里来
荆棘之路



李 辉 主 编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田汉自述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汉自述/田汉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2. 10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2918-1

I. 田… II. 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3011 号

 田汉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钟 骄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4 千字

印 数 1—6 000 册

定 价 24.70 元

总序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书系”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书系”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书系”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母亲的话

母亲的话	2
------------	---

◎浪漫与忧郁

白梅之园的内外	78
春之悲哀	91
从悲哀的国里来	99
荆棘之路	111
忧愁夫人与姊姊	115
给一个茶花女的信	122
我的上海生活	130
日本印象记	134
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	142
谈谈“南国的哲学”	147
突破了死线以后	151

◎写在文革受难时

自传	162
关于《谢瑶环》	192
关于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195
剧本创作心得二十条	198
关于“试验田”	200

关于北京人艺	204
关于中国京剧院	208
关于一些人和事	211
关于易象	211
谈陈同生	212
谈赵轩	213
关于杜国庠	214
关于刘保罗	215
谈张曙	216
赵光涛	217
左舜生和《醒狮周报》	218
关于张道藩、潘公展	219
和国民党军事头目的一些关系	220

母亲的话

母亲的话



母亲的话

去年三月间由渝回湘，奉老母在南岳菩提园住了将近七个月。借用了唐三家两间房，我在一间读书，老母在另一间绩麻，门是通的，我们母子一面工作，一面谈话，完全恢复了我幼年时代的愉快的场面。那时我母亲将满七十了。朋友们在过去激荡的数十年中熟识她老人家、或是受过她老人家若干好处的发起设法纪念她老人家，我这做儿子的更岂可没有一点礼物？我想把她老人家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层的女性如何出过这艰难辛苦的七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难得有当时那样的闲日月，又有南岳那样的好环境，我便于工作之余请她老人家每天说一段，一直说到现在，随说随记，前后费了一个多月光景，大体都记完了。我预备有工夫的时候整理起来，叫它做《母亲的话》。

从南岳到桂林过了将近一年，大大小小的事伤尽了脑筋。偶检行篋，发现当时这记录——因是用毛边土纸写的，都快有几张磨损得不可辨识了。老母今年自入春以来总是多病，最近一次竟由急性肠炎变成霍乱，一夜之间呕泻交作达数十次，几致不保。以此间省立医学院李院长，徐、林诸大夫的大力，幸得回春。她老人家自称“两世人”。刻下大病初愈，而瘦骨嶙峋有如桂江岩。我觉得这是完成那一工作的时候了。因打开以前的记录，有不甚清楚的请她老人家再说一遍。为着了解这现实社会的推移，有时甚至不嫌繁琐地记录它的零痕断迹。口吻也极力摹拟她老人家，以求其真实。她老人家至今还说的十足的



为母亲祝寿。

长沙乡音，有些话外边人听不懂，我甚至也一时找不出它的原字，才改成普通话。

这记录的最初场面是在长沙东乡，七十年前这一冷僻的乡村中许多人物事件或者不容易使读者熟悉，但经过最近几次的长沙会战，这些地方都成了我敌两方血肉相搏的地方，如黄狮渡、春华山、麻林桥、枫林港、杨泗庙，常常见诸报纸专电，也决不太生疏。后来场景移至上海、南京、武汉各地，生活也与大潮汇流，更容易明白了。

我生平记性太坏，时常见面的人也叫不出名字，以此闹出许多笑话。我母亲记忆力却绝好，她说越是以前的事她记得越清楚。我常常想写一个自传一样的东西，苦于人地记忆不真，材料又多散失，于今记了《母亲的话》，觉得也省了我许多话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汉记于月牙山下

一 幼年时代

我是壬申的，生于长沙东乡花果园三字墙屋易家。其实三字墙早给大水冲倒了，改建了一字墙。我爹爹有兄弟四人：大伯叫易经魁，在

横冲李云华的机坊里掌本；二伯早死；三伯叫云辉，也在家里织绢；我爹爹行四，叫道生，帮人家种田。生我的那年，我妈妈十六，爹爹十七。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晚上，经魁大伯们正和李家的机匠朋友们做会酒。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谈得非常起劲。我妈妈发作了，不得他们出去，还得在伙房里一壶又一壶地招扶他们的茶水。及至附近真人庙打静钟了，他们才回去。到半晚上就生了我。我们那儿是大屋场，住了十几家人家，但都是同族，有事也能彼此招扶。那晚是羽生伯娘子给接的生，庚吾二嫂子替我妈妈做事。

我生下来极得一家钟爱。我祖父大松、叔祖父秀松都还在世，他们也都看得我重。但这是有了缘故的。我祖父共有四子二女。一姑子比我爹爹大，长得很漂亮，嫁到春华山黄家，正月间常到我家拜年。我小时还见过这位姑爹，他是一个白胖胖的读书人。但我们乡下贫苦人家，因小时养不起，大了赔不起，有了一个女儿之后不大要第二个，多要溺婴的。因此生了二姑子就是这样被浸死了。后来一姑子在黄家也死了。家里女儿艰贵，祖父见生了第一个孙女如何不欢喜？一家人都当作宝贝。后来又生了我二妹就不同了，我母亲因为要做事，带不了，定要把她送给田五驼子家去，我哭着不让送，才算没有送掉。也可以知道乡下农民，特别是女人们的苦处了。

我母亲娘家姓蒋，住在黄狮渡，八岁上就到易家来做小媳妇，但又没有婆婆，只有一位高龄的祖母，不久也就下世了。完全靠她懂事，同伯娘们相处得好，从她们学习许多鞋头针线、纺纱绩麻的技术。蒋家贫寒，也没有什么陪送的，所以十六岁圆房之后依然挂的是一铺破蚊帐，有许多小洞洞，蚊子可以自由出入。我做婴儿的时候，晚上睡觉，母亲见这一头蚊子咬得太厉害了，就把我抱到那一头去睡。我外祖父蒋秉正先生常常来看我们，有时候天晚了在我家住，还帮着点起桐油灯给我们照蚊子，看见帐子上那么许多洞洞，不觉惨然地说：“可怜的孩子，你这真是八百眼的帐子啊。”

我爹爹性情不是那么温柔的。对于帐子的好坏从不关心。我们睡的床也是多年的旧床，床脚为给白蚁咬坏了，某晚忽然整个坍下来，我母亲吓了一大跳，赶忙抱着我起来，但我爹爹却毫不在意，翻一个身又睡着了。

后来我大了一点的时候，我母亲立志要腾出工夫来绩一铺帐子。那时候麻价便宜，百几十个制钱可买一斤，一铺帐子要六斤麻纱，也不过一元钱左右。最苦的是没有工夫，因为她除了每天弄三顿饭之外，她得供三伯父一张绢机，每天至少得选八两丝。爹爹和伯伯若看见她在绩麻那还了得？麻篮也早给丢了。因此母女们只能利用洗过澡、洗过丝的空隙偷偷地绩。有时四天才绩一两，断断续续地绩了两年，才算织成了一铺帐子。

有了帐子，母亲又想做一张床。那时长龄大伯时常上梨市贩鱼，我母亲脱下一根银挖耳和一双银耳环托他当了三串钱，买了十二三斤棉花。我们母女俩纺纱。经纱要匀净，有接头，纬纱稍有粗细不要紧。因此母亲纺经纱，我纺纬纱。每纺六七斤纱可织三匹布。每匹重的一斤十四两，染成细青布可卖三四串钱一匹。有时托他们拿白布到梨市去可换三四斤棉花。三四斤棉花又可织一两匹布。——是这样转几次手，除把银耳环等赎回来还可以赚几元钱。积了几年，也有好几十元了。母亲请周四木匠来家，费了几天工夫，居然新的木床也有了。比起今日小姐们得一个床的容易真是只有羡慕，但是那样千辛万苦得来的愉快和满足，也不是别人想得到的。

我小时候的事记得最真的是从四岁起。那时我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我年纪还小，不大会带小孩。乙亥年七月秋，正在收割之后，我祖父在新筑的禾场里低着头散糯草。二弟从家里去找祖父。我母亲在厨房里烧茄子，发现二弟不在，到处寻找，叫唤，祖父听得也回来了帮着找。我们那儿出脚门就是一口大塘。三伯从外面来说：“刚才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在石桥下，我当是八爷子呢！”八爷子是二伯娘子的孩子，二伯娘孩子多，常常以此骄人，而三伯还是单身，素来和她不睦，所以这样说。祖父见机，赶忙到石桥下面去找，果然见是我二弟，急忙抱上来按了一阵水，但是孩子小，在水里时候太久，已经不救了。祖父抱着二弟的小尸体大骂三伯父说：“老三！你这该死的，你怎么见死不救？你就与二嫂有仇，和孩子们有什么仇呢？现在可报应到自己身上来了。你侄子没有气了，这你可高兴了？”一面跪在禾场里叫菩萨。我母亲见二弟救不转来，惨痛得无以复加。二弟葬在新塘壩上的黄腊园，那儿原有许多小坟。母亲时常到二弟坟上去痛哭，把那儿的草皮

都给抓光了。

四五岁的事值得一提是打稻子的时候跟着许多小孩子去拾落穗。乡下孩子们叫这做“检禾线子”，常常是小孩们积些体己钱的机会。我记得那时也提着一个小鱼篮子下田里去。因为我沉静，大家喜欢我，也不用我去拾，打稻子的伯伯叔叔们这个一捧那个一握地把谷子送给我。每年也可以积上一斗两斗，再加年节亲戚们送的钱——那些用红绳子穿着的名钱，积到十几岁也积了十石谷子。

因为自己没有种田，经魁大伯的儿子幼臣大哥在姚十驼子家做长工，我爹爹在十八岁那年也曾帮过罗十三爷一年，罗十三爷没有儿子，只养了四五个女儿，所有看牛、喂猪、翻草、晒谷之类的事都让女孩子去做。后来爹爹回家自己种田，也叫我去看牛。这在湘西和两广一带原不算什么，但在长沙是没有这风俗的。况且我那时还小，妈妈不肯，和爹爹争执，才算没有让做粗事。但我“七岁麻，八岁纱”的，从来也没有闲散过。

农村生活也不尽是苦的。我们附近花果园真人庙内，每年至少要唱两次大戏。那是四月八日的禾苗戏和七月二十六日庆祝李公真人寿诞戏。我们小孩子除看戏之外还可以吃到一些糖果。

我们亲戚里面原有一位唱戏的，那是今日湘剧界里有名的二净罗元德。原来我们隔房的长脚满伯有一个女儿，我们叫一姐的，生得很美丽，嫁给赵家坊的罗二哥。这罗二哥，小名“干鸭”，许多人说他是“公母人”，大家都想脱他的裤子看看。但后来一姐生的儿子酷肖其父，也是豹头环眼，顽皮无厌。因为亲友中有名伶陈绍益，他就学了二净。在城里极有名气。有时也到乡里来唱，因为这儿是他的老家。

我小时同母亲到过城里几次。第一次是两岁时候，什么也不晓得。二次是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外婆在王益升的二弟家做奶妈。王益升打“长毛”有功，封世袭一等侯。他的兄弟“王二大人”是个烟鬼，住在藩围后，公馆有三四进。他的太太是个三十几四十岁不到的半老佳人，为人却温雅可亲，生了三个孩子，大的叫王白华，第二是个哑子。我外婆奶的是王白华。王二太太领我们去游过一次曾公祠。我生的那年正是曾国藩死的那年。因此祠堂起好不久，里面一花一石，一亭一阁，都造得非常精美，还有池水环回，可以行船。

第三次是娶二舅母，我同母亲进城去吃喜酒。我穿的是新制的紫竹布衫，绿竹布裤。我母亲坐轿，我坐车。到了麻石路上车子颠得厉害，等到家我的身上都发青了。再加一早赶路，绿竹布裤子沾了露水都变成花布裤了。二舅母就是李云华的女儿。那位李老太太做上亲打扮得不脱俗。七老八大的还戴着满头翠花。脸上的粉打得像石灰罐。外婆、二舅和我们大家陪她老人家去看王二太太，下楼的时候，她老人家一个不小心，借来的一件宁绸夹袄被钉子从背上撕破了六七寸，可把她老人家急死了。

但最难忘记的是，祖父和叔祖父打架殃及我母亲那次的事。那印象太惨痛了。我们家自祖父以下性情都是非常暴烈的，再加好酒，随便什么事就要闹起来，不管是兄弟或是父子都会相骂甚至相打。经魁大伯从李云华家回来之后，和云辉三伯同住一房。二张机摆在一块工作。但他们可以终夜对骂，见了东西就拿起来打人。家里休想有一张好的椅子、桌子，连脚盆、桶子，和煮饭的锅都常常被打破。一次祖父和二叔祖父打架，祖父举起一条扁担去打二叔公，我母亲见来势太猛，急忙去扯住祖父，不想一扁担打在我母亲头上，顿时昏倒在禾场里，血流如注。我和刚来不久的幼哥嫂子跪抱着我母亲哭，但祖父还是不顾一切，拖起扁担去追二叔公。那时我爹爹不在家，二叔公见情形不对，赶忙到金龙寺附近的小河垅去请李香农二先生。香农先生进过武学的，有一嘴美髯，是医跌打损伤的名手。他来看了，先替我母亲封住了血。伤口是在斜额上，长逾两寸。香农先生说：“再深半粒米就没有救了。”二叔公出了五两银子包给他医，又弄肉汤给我母亲吃，总算把性命救住了。那时母亲若不幸死了，丢下嫂子和我真不知如何办法。

祖父那时将近七十岁了。想做“老公公”。见孙媳妇——幼嫂子结婚三四年没有生孩子也要骂。幼嫂子很胖，祖父骂她“蒙牛婆”，说：“我简直要烧点草灰给你退一退油呢。”幸亏后来她到二十岁上一连生了有德、有和、大妹子三个孩子，不然就够她受气的了。

但是，祖父虽然是那样烈火似的人，对我却非常慈爱，不仅没有打过我，连重话也没有说过我，老是“伢子，伢子”地抚爱我。至今我喝酒抽烟都是我祖父当时娇惯的。他一天到晚离不开酒，一端杯子



老喜欢招我向前，说：“伢子吓，你也来抿一口。”这样我很早就懂得酒味儿。他老人家水旱烟都吸的。一根铜烟袋老挂在墙壁上，套子也没有。吸的时候每每也笑着对我说：“伢子，你也来一口吧。”因此我到二十几岁也吸上水烟了。

后来我出嫁到茅坪出家了。从花果园到茅坪有四里之遥，每逢我由家里回婆家，祖父总是拄着一根烟袋杆儿送我到田家，冲一碗鸡蛋，煨一壶子酒，请他老人家吃了，再抽几袋烟，他老人家就起身回去了，很少在孙婿家吃饭。有一次，记得是七八月间，秋风送爽，祖父又送我回家。到了长港塘高塍上，已经可以看见茅坪的屋子了，但祖父却坐下了，叹了一口气，抚着我说：“伢子呀，公公到底走不动了，不能再送你了。”那时祖父已经快八十。隔一年，祖父就去世了。

那年冬天，祖父一起病，家里人就通知我，我赶忙归宁，我爹爹出门去了，家里已经分居，就是我和幼哥轮流看护祖父。我守上半晚，幼哥守下半晚，于是者连一月之久。我过劳，又受了寒，忽然发痧倒地，不省人事，他们急救扶我睡在伙房里。那时祖父睡在厢房，我蒙眬中忽然觉得祖父用手来抚摸我说：“伢子啊，你好了点没有？”祖父的手和我爹爹的手一样，虽然老了还是柔软如绵。我正要回答，已经听得厢房里有人哭起来了，说：“祖父去世了。”我当时还不相信，说：“祖父刚才在摸我呢。”——祖父的感人如此。祖父对我好，我对祖父也尽力而为，幼哥主外，我主内，处理得十分热闹而有条理。

又祖父生时尽管同秀松二叔公那样极不相能，动辄就要打架，但二叔公死了的时候，祖父依然哭得很惨痛。

秀松二叔公是六月二十二生日。那年正进六十。生日那天早晨，他提一个篮子和酒壶之类到杨泗庙去买东西去了。大家都等着吃他的生日饭。但等到午饭时候还不见二叔公回来。大家有些着急了，祖父四出寻找。有人从梨树港经过，看见港塍上有一个篮子和一些衣服。祖父急忙同大家去找，认得篮子、衣服。有会水的跳下港去，很快地找着了。用门板抬回来放在禾场里装殓，鼻子里流血，腹胀如鼓。祖父见他的同胞死得这样惨，哭得在地下乱滚。邻近的人谁不下泪？二叔公一生未娶，他的被卧和鞋子都是我做的。比起祖父那一代来，我爹爹这一代的兄弟关系还算好了些了。经魁大伯在人家犯他的时候虽然

毫不放让，但在平口总是笑口常开。到老来更是蔼然长者，喝酒之外还和我爹爹一样欢喜哼几出戏。三伯为人算是最古怪的了，年轻的时候见了女人就当毒药，若有什么女脚盆拦着他的路，飞起一脚就给踢到粪坑里去了，谁还敢惹他？直到四十几他还没结婚。家里人预备分一点钱给他，要他干脆独身到底。但他主张变了，说：“钱是呆宝，女人是活宝。”一定要娶亲。后经大一公说媒，娶了胡大公的妹子，二十来岁，虽不会做活，为人却也很好。三伯自从有了三伯娘子，性情完全变了，居然肯细意地招扶太太，从前看也不要看的女人的东西，现在自己提来提去一点也不厌烦了。隔了几年生了一子一女，带到八九岁不幸又都死了。三伯父两老也相继去世。

于今又该回到我母亲的事了。

自从二弟淹死之后不久，母亲又有了孕。一天晚边，她搭一条凳子到柜顶上去取茶叶，但那条凳子是被他们打架打松了的，她站上去，凳子腿散，人跌下来，动了胎气，当晚就小产了一个男孩子，一切完全，就是没有气。一家人懊丧可想。隔两年，到辛巳四月十七，才生了梅臣三弟。那一年二月严寒，大雪之后草木僵冻，坐在屋子里老听得外面的声响。隔壁子田一叔家欢喜到外面弄柴，常常一抱一抱地把冻裂的树枝子给拾进来烧，虽然还垂着冰柱，但烧起来沙沙地燃，毫无湿意。

三弟生，一家如得至宝。我那时已经九岁，因我母亲多病，差不多全是我带他。但梅臣并不健康，每晚啼哭，要我捉猫给他玩或是敲门上的铁环，一晚要起来把六七次尿。每每吃奶的时候忽起痉挛，眼睛翻白，把母亲给急死了，眼泪也不知流过多少。乡下人常玩的“收吓断家”的把戏都玩尽了。但幸亏满三岁后才渐渐好了。我母亲决意让他读书。那时同屋桐门大公在家里开馆授徒，梅臣四岁就入了学，我每天陪他去。他在屋子里念书，我在窗子外面撕麻。他的书念熟了，我也听熟了。有时他不记得，我怕他挨先生的打骂，常常从外面提他。梅臣成绩甚好，但性情倔强，不能受一点委屈。灵官塘有一株夏至桃，是同屋尧臣七爹兄弟所有，那年接的枝，当年就结了一个桃子。有一天枝上桃子不见了，他们定说是我带了梅臣去摘了的，实则完全没有此事。小孩子受了冤枉心里郁愤难平，后来也不知为了什么事竟与尧臣

七爹闹翻了。梅臣泥鳅一样地赤着身子站在对门他家的田里，定要扯掉他们一丘禾。七爹知道梅臣是我们一家最钟爱的，怕他掉在水里，又不敢去追他，只得隔着塘用好言语反复劝慰他。许多人又多方做转圜，才把他拉回来。

梅臣出世不久，鸦片烟就有了。桐门大公和尧臣七公都是抽鸦片烟的。我常常抱着梅臣到他们烟铺上看他们抽。起先只有有钱有本事的人才抽大烟，农民和穷人是不抽的。后来锡吾大爷没落了，在码头上抬轿子，终也学着抽起来，或是吞烟泡，据说那样气力足一点。

第二年桐门大公停馆了，梅臣改入对门张家老屋张十二先生的学塾。那年十二月请先生来家吃饭，张先生极口夸赞梅臣聪明，说他前途无量。

我是十六岁嫁到田家的。出阁那天，我母亲之外是三伯父和梅臣送亲。回来之后，梅臣跳起脚哭，说：“不该把姐姐嫁出去了。”实在的，自从他出世，整整九年，就没有离开过我。他又最肯听我的话，一旦分手，如何舍得？到了十岁上，梅臣寄到周家坝陈湘波先生处。陈家和我家是世交，湘波五公又是很有学问的。他有一位孙子叫冠石，随他读书，虽然是家学渊源，只是性子笨一点。得梅臣后，湘波先生很器重他。经他的熏陶，梅臣进步很快，我听了也非常安心了。

二 长媳生活

我到田家是团上屋里罗恕东做媒。那年是丁亥年（光绪十三年），我十六岁，禹卿十五岁，正在家里读书，迎的是粟雨松先生，我们桐门大公的高足。禹卿是最爱读书的。直读到十八岁才以家贫废学。他不知哭过多少次。但我母亲替我选了田家，却因为田家是久富财主，又加自四言先生以来，田家屡代忠厚、和睦，从不与人家吵架，团总牌甲之类的人不大有机会进田家的屋。公公桂泉翁行四，在诸兄弟中最为能干，但亦以忠厚仁义名闻遐迩。田家那么一个大家庭，子女众多，在公公桂泉翁手里嫁过两个侄女（即大姑妈嫁给竹山屋陈家，三姑妈嫁给乔木湾王茂发），娶过三个侄媳（鸿熙大伯娶陈氏，海环二伯娶罗